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六百七十三至六百七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吳璵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龔輝遠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七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褒寵第二

後周李孝穆西魏大統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有能名考績為最文帝賜書美之

裴俠為河北郡守甞與諸牧守俱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今朝中有

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帝乃厚賜俠車馬衣服號為獨立使君

李遠為河東郡守敦獎風俗勸課農桑禁遏奸非兼脩守禦之備曾未期月百姓懷之太祖嘉焉降書勞問徵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尉遲綱為陝州刺史太祖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千段穀六千斛錢二十萬增邑四百户

隋梁彦光開皇初為岐州刺史高祖臨幸悦其能乃下

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帝乃厚賜俠車馬衣服號為獨立使君

李遠為河東郡守敦奬風俗勸課農桑禁遏奸非兼脩守禦之備曾未期月百姓懷之太祖嘉焉降書勞問徵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尉遲綱為陜州刺史太祖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千段穀六千斛錢二十萬增邑四百户

隋梁彦光開皇初為岐州刺史高祖臨幸悦其能乃下

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彦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
政岐下威恵在人廉慎之聲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
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
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内凡曰官人
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
樊叔略開皇初為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帝降璽書
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
趙軌開皇中為齊州别駕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

者郃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

公孫景茂開皇中為息州刺史高祖幸雒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帝命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帝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吕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帝甚悅賜物三百段下詔曰景茂修身潔已耆宿不虧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為稱首宜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

楊達為鄯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
同高祖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
金帶擢拜工部尚書
趙賢通為冀州刺史高祖幸雒陽賢通來朝帝勞之曰
冀州大藩民用殷實卿之善政深副朕懷
令狐熙為汴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決滯獄令行禁止稱
為良政高祖嘉之因其來朝賜帛三百段
房恭懿開皇中為澤州司馬遷德州在職歲餘盧愷復

奏恭懿政為天下之最高祖甚異之復賜帛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為刺史豈止為一州而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教也帝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父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內外官人宜知我意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贊二藩且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案牘實允僉屬委以方岳聲實

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

慕容三藏為廓州刺史百姓愛悅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其年當州畜産繁孳獲醍醐奉獻賚物百段

樊子蓋開皇中為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謇之餞於霸上煬帝即位徵還京師轉梁州刺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嶺表十載於茲犬馬之情不勝戀戀願趨走闕庭萬死無恨帝賜物三百段慰

諭遣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内殿特蒙褒美乃下詔曰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龔汲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良守子蓋幹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符西服愛惠為先撫道有方寛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職各表其效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賜物千

叚太守如故其年車駕西廵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
瘴氣焚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
如此不子蓋謝曰臣豈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
繇此賜之口味百餘斛又下詔曰道德齊禮實惟共治
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廵河右觀省人風所歷郡縣
訪詢治績罕遵法度多陷刑網而金紫光祿大夫武威
太守樊子蓋執操清潔處涅不渝立身雅正臨人以德
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之不嚴斯治實字人

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褒顯以弘獎勵可右光禄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疋粟麥二千斛子盖又自陳曰臣自南裔即適西陲常為外臣未居内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溘死邊城没有違恨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四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宫又云欲幸河西子盖傾望鑾輿願廵郡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聞朕西廵欣然望幸丹欵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

柳儉仁壽中爲汚州刺史坐事免職煬帝嗣位徵之于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清節愈厲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頴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疋絢肅各一百疋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

崔彭為左領軍大將軍從幸雒陽彭督後軍時漢王諒初平餘黨往往屯聚令彭率衆數萬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煬帝以其清賜絹五百疋

王仁恭大業中為汲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煬帝呼上殿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良馬二匹

唐陳君賓貞觀初為鄧州刺史州邑喪亂以後百姓流離君賓至纔期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遭霜澇君賓一境獨免當年官有儲積蒲虞等州户口盡入其

境遂食太宗下詔勞之曰朕以隋末亂離毒被海内率土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存一寤寐思之心焉若疚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唯以安養為慮每見水旱降災霜雹失所撫躬責己自慙德薄恐貧乏之黎庶不免饑餒傾竭倉廩普加賑恤其有一人絶食若朕奪之分命庶僚盡心營救去年關内六州及蒲虞陝鼎等復遭亢旱禾稼不登糧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比聞刺史以下及百姓等並識朕懷逐糧户到遞相安

養廻還之日各有赢糧乃别賫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知水旱無常彼此遞相拯贍不虞凶年二則禮讓興行輕財重義四海士庶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敦慈仁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其安置户口官人支配得所並令考司録為功最養户百姓不恡財帛已勑主者免今年調物宜知此意善相勸勉其年入為太府少卿

李大亮為涼州都督以惠政聞太宗賜荀悦漢紀一部

下書曰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
大任使以仲重寄公事之閑宜尋典籍然此書叙致既
明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
尋閲也
鮮于絡為隆州刺史高宗儀鳳中為同州刺史仍賜絹
二百疋賞清廉也
李君球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嚴肅人吏憚之盜
賊屏跡高宗頻降書勞勉

姚璹神功初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中官吏多貪暴璹屢有發擿奸無所容則天嘉之降璽書勞之曰夫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為貴物既有此人亦宜哉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歲寒無改終始不逾𢌞眷蜀中𤰈俗殷雜久缺良守弊於侵漁政以賄成人無厝足是用命卿出鎮寄兹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奸無所容前後糾擿蓋非一緒貪殘之伍屏跡

於列城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期月康此黎元言
念德聲良深嘉尚宜布瑯琊之化當以益州為法
房頴叔為相州刺史大歷中以善政聞璽書褒美
王方義為廣州都督南海珍物秋毫不犯境内清肅則
天手制褒之曰朕以卿歷職著稱故授此官既美化遠
聞實堪朝寄今賜卿雜綵六十叚并瑞錦等物以彰善
政也
敬暉為雒州長史則天幸長安令暉兼知副留守事在

職以幹理聞璽書勞勉

韋承慶歷豫虢二州刺史頗著聲績制書褒美

畢構為益州長史先天元年以政聲召至玄宗賜衣一襲帛五十疋

成大琬為同州刺史先天二年太上皇命有司頒賞諸州朝集使有善政者遂以大琬為陜州刺史陸餘慶魏州刺史單思遠宋州刺史劉知柔澤州刺史岑翔等各賜物一百段

盧從愿開元四年為蔡州刺史為政嚴簡按察使奏課為天下第一降璽書勞問賜絹百疋

姜師度為同州刺史開元八年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白引涇之利自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為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中欵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收藏過半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為政本故茲巡省不憚祁

寒將申勸卹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繇來榛棘之所遍為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關輔致珠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閑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為開發冀令遞相教誘功既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内先有百姓挂籍之地比來召人作主亦量準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户自辨功力能營種者準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特加金紫光禄大夫賜帛三百疋

張嘉貞開元十七年為定州刺史將行玄宗自賦詩詔百僚於上東門外餞之到州一年以疾上表乞就東都醫療及至都目瞑無所見帝令醫人田休祐馳傳療之

盧奐為陜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玄宗幸京師次陜城頓審其能政於其廳事題贊而去曰專城之重分陜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沖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奐懷慎之子也）

韋虛心為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開元二十七年詔贈揚

州大都督喪事官給恩甚優厚

崔圓以尚書郎兼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馬知節度留後玄宗幸蜀郡特遷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劒南節度使圓素懷功名初聞國難潛使人探國忠深旨知有行幸之計乃增修城池建置館宇儲備什物及乘輿至殿宇牙帳咸如宿設帝甚嗟賞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劒南節度使如故帝親製遺愛碑于蜀以寵之後為汾州刺史以理行稱拜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

崔灌為澧州刺史下車削去煩苛以安人為務居二年
風化大行流亡襁負而至增户數萬有司以聞代宗寶
應二年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禄大夫仍賜两季俸
禄兼侍御史以灌能政遷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
都團練觀察處置使
楊承仙大歷初為懷州刺史自天下兵興懷州當四戰
之地邑野荒廢人無全家承仙到官苦心精力以慈愛
理之同其苦甘流人自占歲盈數萬奏課第一及終朝

廷優重贈太子少府

張延賞為河南尹勤身率下政尚簡約數年間流庸歸

附詔書褒美

張鎰為亳州刺史大歷十二年以為壽州刺史特加五

階褒善政也

薛珏大歷中歷楚硤陳三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分命使

臣黜陟官吏使淮南李承以珏楚州之去煩政簡使山

南趙贊以珏硤州之廉清使河南盧翰以珏之肅物皆

以陟狀聞加中散大夫賜紫

劉贊為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捃拾於棘林之間為猛獸將噬幼女號呼搏而救之母子俱免本道觀察使韓滉奏為異跡加金紫之服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時草賊帥張度因荒饉聚徒於陽羨西山其地接宣城逼之則鳥散磎谷緩之則公行寇掠累歲為四境之患莫能剪除栖筠既至部設權畧不踰時而覆其巢穴度子六七人一朝伏辜繇是郡界無

犬吠之驚遂脩俎豆之儀習鄉飲之禮而人知敬讓理
行尤異就加銀青光祿大夫賜一子官官吏耆老等請
立碑頌德焉
馮炷為潤州刺史建中初黜陟使柳載以清白聞徵拜
右庶子
李佐為商州刺史德宗貞元二年以能政特賜金紫
韋滌為涇陽令貞元二年以滌起復饒州刺史滌理涇
陽有政績故擢焉俄以疾終賜越州都督賜絹百疋遣

中使弔之

吳湊為京兆尹貞元中以能政加簡校兵部尚書

李位為房州刺史貞元十二年以位有善政加簡校兵部郎中

鄭賈為金州刺史貞元十二年以賈有能政加簡校司勳郎中

魏懿文為邵州刺史貞元十三年以懿文有善政加簡校司門郎中

羅珣為廬州刺史貞元十五年以珣有政能加朝散大夫賜紫金魚袋

王礎為黔中都團練觀察使貞元十五年六月卒廢朝一日贈陜州大都督賻布帛三百段米粟三百石故事都團練觀察使卒未有廢朝者自礎始焉

李惠登為隨州刺史貞元二十年卒贈洪州都督惠登在隨州二十年田疇闢户口增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其績上聞加御史大夫升其州為上尋加檢校國

子祭酒及卒故加追贈焉

孟簡憲宗元和中為常州刺史始到郡開漕古孟瀆長四十一里得沃壤四千餘頃觀察使舉其課故就賜金紫

范傳正為歙湖蘇等州刺史以政事修理聞元和中擢為宣歙觀察使

李愬元和中為坊晉二州刺史以治行理特異詔加金紫

王為為婺州刺史元和十二年以善政聞賜服金紫

鄭膺甫為懷州刺史元和十二年以理績有聞賜紫

李文悅為鹽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冬吐蕃衆黨項圍州攻城欲陷悅防拒凡二十七日乃退十五年六月加金紫光祿大夫

趙榮國為宥州刺史敬宗寳歴元年加簡校右散騎常侍寵脩城池之功也

裴誼為晉州刺史文宗太和三年以誼理行尤異賜金紫

劉源爲銀州刺史太和七年就加簡校國子祭酒旌營田積粟之功也

裴及爲曹州刺史開成二年賜金紫旌異政也

馬植爲安南都護長於吏術開成中詔諭南蠻諸首領㧾發忠言願納賦稅及奏廢珠池復生珠加簡校左散騎常侍

梁趙昶唐末爲陳州節度使昶以大冠削平之後留心政事勸課農桑大布恩惠昭宗嘉之命撰德政碑以旌

厥功

後唐孫岳天成初為潁州刺史潁久不治賦斂煩碎民不聊生岳至州召屬邑長吏里閭胥史親問疾苦除正條賦率職務外其餘苛賦名目一切罷之潁人狀上聞明宗加岳簡校太保奬能政也

趙在禮天成初為天雄軍節度使度支奏大名府管内今年夏苗頃畝比去年出六千八百頃宜降詔奬飾從之

周知裕歴房絳淄三州刺史宿衛團練使老於軍旅勤於稼穡凡為郡課皆有政聲朝廷嘉之遷安州留後

樂勲天成中為果州團練使奏南充等五縣除舊管户帳外招得四千二百五十八户税錢七千五百九十八貫勑旨宜加光禄大夫封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獎能政也

晉華温琪為棣州刺史以州城每年為河水所壞居人不堪其苦表請移於便地朝廷許焉作畢賜立紀功碑仍

加簡校尚書左僕射開國男食邑三百户
白奉進為唐州刺史治郡踰年甚有聲政高祖即位徵
赴闕超加簡校司徒充護聖左廂都指揮使
孫彦韜為密州刺史彦韜出於軍旅植性和厚理綿谿
以首為竹使甚著綏懷之譽及卒故有賞典旌焉
安叔千為滄州節度奏囹圄空詔曰安叔千折獄惟良
化民有術治彼無訟使之知禁鳴枹息於砥路茂草生
於圜土求之古人何以臻此三載考績不忘明允之能

五刑有服無違中正之道以斯為政良可嘉焉

王周為涇州節度奏前任弊事共二十六條已指揮停廢勑曰王周佐國賢臣殿邦良帥戰伐之功顯著輯綏之政尤彰昨者殄寇常山揔戎涇水安邊靜塞克施撫馭之方察俗觀風盡去煩苛之弊備陳條件足驗公清一方既洽於詠歌百姓頓期於蘇息王周宜賜詔奬飾兼頒下諸道仍付所司周於勲臣中最為清慎累為劇郡皆有聲績涇州屬張彥澤虐政之後民不堪命因寢

其無名科徭以章上聞故有詔褒之

漢劉審交隐帝嗣位用為汝州防禦使汝為近輔號為難治審交盡去煩弊無擾於民百姓歌之乾祐三年卒郡人聚哭於柩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之制皆有舊章牧守之官比無贈典其有政能殊異惠及蒸黎生有令名没留遺愛褒賢奬善豈限彛章可特贈太尉

冊府元龜卷六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六百七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公正

夫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又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兒錯有言曰方直之士奉法令不容私若夫執德不回謹身率下無黨於物直道而行故政平而訟理令行而禁止也漢制郡守課最者或入為公卿宣帝曰

使百姓無歎息愁恨之聲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故有奉公不阿守法見憚抑强扶弱而志在無私以一警百而威克厥愛是以賞罰信而權寵莫能干政令行而豪右不能犯所以人從其化而吏不敢欺也詩曰剛亦不吐又曰好是正直其斯之謂歟

漢董仲舒為江都相後為膠西王相凡相兩國輙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

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

欲屬託邑子兩人邑子同邑人之子也屬之欲㓛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張敞宣帝時為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

何武為揚州刺史時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也屬委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

亂人治言武仕學未久故謂之後進生也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也廉案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毁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賔客為羣盜得聚為羣盜而吏為部得也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於京師也聖未嘗不造門謝初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具謂酒食之具也酒酣見其兄

子令出見顯等曰此子揚州長史言揚州部內長史也材能駑下未嘗省見省視也言不為武所識狀也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强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對賜一卮之酒也歲中廬江太守舉之終得武之力助也其守法見憚如此

後漢張酺為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為司隷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酺曰鄭據小人

為所侵寃聞其兒為吏放縱狼藉取是曹子一人足以
警百酺大怒即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
不平矯稱卿意以報私讐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據字平卿

韓演為河內太守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因亦黎陽人也為侍御史轉司隷校尉
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

應順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
敢犯時竇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

憲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繇是顯名

陳寵為廣漢太守時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東平相應順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

李恂為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脩禮遺恂奉公不阿為憲所奏免

王堂為右扶風安帝西廵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為用掾吏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即日遣家屬歸閉閤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京等誅堂以守正見稱

左雄順帝時為冀州刺史部多豪族好請託雄甞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

延篤為京兆尹時皇太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黄篤發書收客曰大

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疾免歸教授家巷

楊秉桓帝延熹中為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以贓罪為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兖州從事衛羽及捕得方囚繫雒陽匡慮秉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方等無狀釁繇單匡刺執法

之吏害奉公之臣復令得逃竄寛縦罪身元惡大憝終為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輸作左校

馮緄為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為牧人職桓帝不納

蓋勲為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勢貪放勲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勲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黄門京兆高望為

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勳
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
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
不舉死亦何悔及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
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
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
史弼為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
請託乃豫勑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

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因
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
而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吏千餘人
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
楊彪為京兆尹時黄門令王甫使門生王翹於郡界辜
摧官財物七十餘萬彪發其姦言之司隸校尉陽球因
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
李燮為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為官詔書復横發錢三億

以寶西園㝿上書陳諫辭義深切靈帝乃止
劉陶為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宫錢直千萬陶既清貧而恥
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靈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
議大夫
陳蕃為樂安太守大將軍梁兾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
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答殺之坐左轉脩
武令
趙謙為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犯法謙

收殺之阜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謙故不加罪

魏楊阜為武都太守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趨下辯而氐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

崔林為幽州刺史時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

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
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
聞若以邊塞不脩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
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
虜接宜鎮之以静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北顧
憂以此為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猶以不事上司左遷
河間太守清論多為林怨也
鮑勛文帝為太子勛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為魏郡

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任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勑中尉奏免勛官

司馬芝為河南尹抑强扶弱私請不行内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為通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捕下獄卞

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輙勑雒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絶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宿息救切留力救切繇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輙送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

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

孟康為弘農太守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

顏斐為京兆尹守正清已仰奉而已明帝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士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築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覬明公受分陜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

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裴謝是使吏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

陳泰為并州刺史京邑貴人多寄寳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晉張斅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武帝世為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斅收濬從事列上繇此召斅還帝責斅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斅曰蜀漢絕

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猶以為輕帝善之

樂廣為河南尹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勅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

苟晞字道將為撫軍將軍兖州刺史有從母依之奉養

甚厚從母子求為將睎拒之曰吾不以王官私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睎乃以為督護後犯法睎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反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茍道將其仗法如此

劉弘為荆州刺史都督荆交廣諸軍事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衙門將皮初有勲江漢弘上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壻夏侯陟為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

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聽之衆益服其公當

王彪之為會稽内史桓温下鎮姑熟威勢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為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静之宜自當諮禀脩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

宋王韜之字長明為南兖州别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送

資費錢豁之曰此朝廷物孰不與
顧覬之吳郡人爲本郡太守其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
庶多負其責覬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綽曰
我嘗不許汝出責今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
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
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厨與覬之覬之悉
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
綽懊歎彌日時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覬之未嘗降

意左光禄大夫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

劉秀之為梁州刺史還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經營聚蓄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僚並京邑貧士出為郡縣皆以苟賄自資秀之為治整肅以身律下遠近安悦焉後為丹陽尹時縣市百姓物不還錢市道嗟怨秀之以為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從用

陸子真為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狄當親幸家在海陵

假還葬父子貞不與相聞當請發民治橋又以妨農不
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又當死還葬橋路毀壞不通
喪車縣求發民脩治子貞不許義康聞而善之
顧憲之為巴陵王長史行南豫南兖二州事典籤諮事
未嘗接以顏色動遵法制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
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
即表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
文度深恨之卒不能傷也遷南中郎竟陵王長史行婺

州事時司徒竟陵王於宣成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無禁

南齊虞愿初仕宋為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

梁楊公則為湘州刺史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頒下諸州以為法

呂僧珍南兖州人為本州刺史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

戚從兄子先以販葱為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葱肆爾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都廨鄉人或勸徙廨以益其私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置立以來便在此地豈可徙之益吾私宅

蕭琛為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士民名為項王甚有靈驗遂於廳事安施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移神還廟處之不疑

後魏楊津為定州刺史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繇鉅鹿人趙畧投書所致及津之至畧舉家逃走津乃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一州愧服遠近稱之

李憲為趙郡太守時趙脩與共州里脩歸葬父母凡牧守已下畏之累跡唯憲能不為之屈時人高之

北齊彭城王浟為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為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浟未朞悉斷盡别駕羊脩等恐犯權戚乃詣閤諮陳浟使告曰吾直道而行

何憚權威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戚為言脩等慙悚而退

李繪為高陽内史時河間守崔諶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荅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是時文襄使暹選司徒長史暹薦繪既不果咸謂繇此書

獨孤永業為雒州刺史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

婢弗得毀之於朝廷

蘇瓊為南清河太守瓊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嘗得郡縣為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為債數來無繇啓口其子弟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繇得論地上事瓊初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為濟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為樂陵郡過州裴問其外聲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安

知得民譽者非至公答言若爾黄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勑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為瓚陷瓚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

後周閻慶為寧州刺史時晉公護執政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附及護誅高祖以此重之

韋總為京兆尹武帝嘗戲總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富貴威福鄉里耶總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鑒愚誠今奉嚴旨便見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用

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

隋田式馮翊人也初仕周為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武帝聞而善之

周摇初仕周為晉州總管時高祖為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詣高祖路經晉州摇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廨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輙費又王臣無得效私其質直如此高祖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為丞相徙封濟北郡公尋拜豫州總管

梁毗為治書侍御史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廻避頗失權貴心繇是出為西寧州刺史

榮毗字子諶開皇中為殿中局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良吏楊素薦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俱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寛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所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毗

在華州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為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絶其事帝聞而嘉之賚絹百疋

敬肅為潁川郡丞時右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途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賔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寛貸

唐張鎮州同安人也武德中為舒州都督舒州即其本邑也鎮州乃多市酒殽就望江舊宅盡召故人親戚與

之酣宴散髮箕踞敦疇昔之歡十日贈以錢帛既而垂泣謂親賓曰比者張鎮州與故人為歡今日已後舒州都督治百姓爾居民禮隔不得交遊因與之訣自是親戚有犯法一無所縱州境因茲肅然

蘇良嗣為京師留守司農寺將市賣菓菜以收其利良嗣駁之曰昔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與下人爭利也遂止其事

狄仁傑為豫州刺史初越王之亂宰相張光輔率師討

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爾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詞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平一亂臣不戢兵鋒縱其暴横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耶且兇威脅從勢難自固及天兵暫臨乘城歸順者萬計縋墜四面成蹊公奈何縱邀功之人殺歸降之衆但恐寃聲騰沸上徹于天如得尚方斬馬劒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心甚銜之還都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

刺史

魏元忠檢校雒陽長史號為清嚴時奉宸張易之威震海内縱其家婢多所請託元忠笞殺之

蘇瓌則天時為歙州刺史來俊臣坐事貶州叅軍天下懼其殘酷朝中近臣不復入用或致書託瓌瓌叱責使者棄書不發謂曰吾為州牧高卑有禮安能虧法令以待小人乎俊臣未到追還意甚恨之累遷汴州刺史司倉叅軍韋温犯贓瓌繩而杖之及温外戚用事義其公

直不敢中傷中宗神龍中瓌為京師留守鄭普思以術至祕書監妖言惑衆聚黨岐隴之間將為亂瓌收而按之其妻第五氏長於宮中昵附椒掖頻有制命特令放免瓌固執不奉制及駕還京中宗屢欲宥之瓌抗議不迴中宗以問中書令魏元忠對曰蘇瓌長者其忠懇如此願陛下察之帝遂流普思於嶺外

張柬之為襄州刺史有鄉親舊交抵罪者必深文置法無所縱捨

宋璟為黄門侍郎簡校貝州刺史時河北頻遭水潦百姓饑饉時梁王武三思恃寵執權有私封在貝州專使徵其賦璟拒而不與

源乾曜玄宗時為京兆尹仍京師留守乾曜政存寛簡不嚴而理嘗有仗内白鷹因縱逸遂失所在帝令京兆切捕之俄於野外獲之其鷹挂於叢棘而死官吏懼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當理主上仁明當不以此寘罪必其獲戾吾自當之不須懼也遂入自

請失旨之罪帝一切不問衆咸伏乾曜臨事不懾而能引過在己也尹京三年政令如一

蘇頲開元中知益州長史事前司馬皇甫恂破庫物織新鮮樣錦以進頲一切罷之或謂頲公今在遠豈得忤聖意頲曰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豈以遠近間易忠臣節也竟奏罷之

韓休為虢州刺史時虢州以地在兩京之間駕在京及東都並為近州甞被支税藁以納閑廐休奏請均配餘

州中書令張說駮之曰若獨免虢州即當移向他郡是刺史欲為私惠耳乃下符不許休復將執奏僚吏曰更奏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為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為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人于今稱之

呂諲肅宗上元初為荆州節度使時申泰芝為李輔國所親以左道熒惑擢為諫議大夫於郡道州界置軍誘引諸人納其金帛賞之以緋紫用囊中勑書賜衣以示

之人用聽信軍人例衣朱紫剽掠村洞吏不敢制已積年矣潭州刺史龎承鼎忿之因泰之入奏至長沙縶之首贓鉅萬及左道文記一時搜獲遣使奏聞輔國黨之為之言於帝追泰之赴闕泰之見帝具言承鼎謀陷有詔加承鼎誣罔之罪令荆南按之諲令判官監察御史嚴郢抗疏直其事上不納郢流建州論者重諲之公諲至江陵剛斷决事皆類此也士庶翕然重之承鼎竟雪泰之後流死於邊州

李勉為梁州刺史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晬勤幹俾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故乃為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上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晬飛表上聞晬遂獲宥而竟為執政所非追入為大理少卿謁見面陳王晬無罪政事脩舉盡力吏也肅宗嘉其守正即日除太常少卿

後為京兆尹先是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恃寵含威天憲在舌前尹黎幹寫心佞事動必求

媢每其將至監則盛具數百人之饍傾府吏以辦之及勉涖職旬月朝恩入監府吏莫知先至者請於勉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候太學軍容宜厚具主禮勉官忝京尹軍容若至府庭豈敢不飾蔬饌朝恩竊聞而銜之因不復至太學勉亦受替

呂希倩德宗初為夏州刺史時朔方節度使崔寧與宰相楊炎有隙炎令希倩伺寧過希倩與寧同力招撫黨項歸降者甚多炎惡之因奏希倩無綏邊材召歸朝以

為神武將軍

鄭珣瑜為河南尹珣瑜既入境官吏以逼德宗降誕日慮珣瑜到即後於事乃送所獻馬𬪩印於路以往例告珣瑜曰未上官不可遽有進獻及既上即失時矣遂不獻

張萬福為泗州刺史時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令管内刺史送妻子揚州以為質萬福獨不肯送謂使者曰為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意

李充為京兆尹德宗下制百司及府縣有於禁門内諸司追召人鞫問者宜先奏聞於是充奏府縣庶務訊鞫繁細若悉以聞奏既黷天聽且失罪人其賊盜奸犯樗蒲鬭毆誘人妻妾債人財物及相言告者請仍舊追鞫從之

吳湊德宗時為京兆尹于時宫中選内官買物於坊市倚勢強買謂之宫市人情無聊湊累上奏其弊又言故事宫市是府縣常務近年已來中官始自市買今請每

有所要但勑下府縣令供送若亂入坊市取物恐小人因緣爲奸眞僞難辨不然特置宮市所令中官謹厚者主之中人不便其事帝亦不納又奏請減省掌閑彍騎及所供飛龍内園芙蓉園并禁軍諸司雜供事力資課繁冗等弊事帝多從之又文敬太子義章公主相次薨沒皆帝所深愛葬送之禮頗極奢侈徵召車牛載土築墳妨百姓農務湊累奏其弊所親信及屬吏勸諭以奏事頻煩干黷聖旨湊曰人主雖甚愛念太子公主然本

意最欲憂恤百姓今諫奏雖頻㢘幾無過若因循不言上儻知侵擾百姓而長吏不許必貽罪責湊前後諫奏雖不甚行然深蒙有識者稱美

裴冑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前使李兼罷南昌軍千餘人收其資糧分為月進冑至奏其本末罷之

張仲方為荊州刺史郡人有田産為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究

田庭玠為相州刺史屬薛蕚之亂田承嗣蠶食薛嵩所

部庭玠守正字民不以宗門迴避而改節

李遜為池濠二州刺史觀察使旨外徵役遜皆不從後為越州刺史遜為政以均一貧富扶弱抑強為已任故所至輙理

韋貫之憲宗時為湖南觀察使時兩河留兵國用不足鹽鐵副使程异使諸道督課財賦异所至州郡皆諷令捃拾進獻貫之謂兩税外不忍横賦加人所獻未足异意遂率屬部内六州留錢以繼獻因是罷為太子詹

事分司東都

孔戣為廣州刺史先是帥南海者京師權要多託買南人為奴婢戣不受託至郡禁絶賣人口又准詔禱南海神舊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

柳公綽元和十四年為京兆尹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補授行營諸將朝令夕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幽鎮用兵使命繁併館遞匱乏鞍馬多闕又勑使行李人數都

無限約其衣緋紫乘馬者二三十匹衣黃衣者不下十四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旣盡遂奪路人鞍乘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宣傳行李將絕伏望聖慈聊為定限乃下中書條疏人數繇是不告勞以言直為北司所惡後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馬害圉人斬之賔客進言曰可惜良馬圉人自防不至公綽曰安有良馬害人乎亟命殺之

王質文宗時為宣州刺史清廉方雅為政有聲雖權臣

待之厚而行已有素不涉朋比之譏

崔從為淮南節度使榷揚州舊有貨麴之利資産奴婢交易者皆有貫率羊有口算每歲收緡錢以益公用從至悉除之舊制官吏祿俸有布加估之給節度使獨不在此例從至一例以虛估請之

韓佽為桂州觀察使桂管二十餘郡州掾而下至邑長簿尉三百員繇吏部而補者什一他皆廉使量其才而補之佽既至桂州吏以嘗所為官者數百人引謁一吏執

籍而前曰具員請補佽戒之曰在任有政者不奪所理
有過者必繩以法缺者當俟稽諸故籍取其可者然後
補之會春衣使内官至求賄於郵吏而豪家因厚其貲
以求邑宰佽悉諾之使去坐以撓法各笞其背自是豪
猾斂跡皆得清廉吏人以蘇活
後唐崔沂梁末為西京副留守時張全義為留守天下
兵馬副元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中書令魏
王名位之重冠絶中外沂至府客將目以副留守合有

庭禮沂曰張公官位至重然尚帶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見尹之儀何如全義知之遽見沂勞曰彼此有禮俱老矣勿相勞煩

晉相里金後唐同光初自羽林都虞侯為沂州刺史凡部曲私屬將吏不遣蒞州邑之職皆優其給贍使分掌家事而已其後累典大都督皆有聲績

冊府元龜卷六百七十四

冊府元龜卷六百七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仁惠

易曰體仁足以長人書曰安民則惠用仁惠而親百姓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繇漢以來循吏間作至於勤宣德讓專行寛厚哀此鰥寡賑其乏絶形惻隱之心術務平反於刑典掩覆道骴保全生物夭厲之所及加之營䘏

民賦之不登代其輸送雖復犯矯詔之義冒晝一之法亦無憚焉自非安仁而知義果行而邁德以博濟為已任者亦惡能及是哉

漢黄霸為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郵行書舍如今之驛館鄉官鄉所治處也以贍鰥寡貧窮者許丞老病聾督郵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

龔遂為渤海太守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

假貧民（假請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

薛宣為左馮翊日至休吏（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殽請隣里一笑相樂（一笑謂相為歡笑爾）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

劉德為宗正寬厚好施生（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反罪人使從輕也）

嚴詡為頴川太守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吏為師友有過輙閉閤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吏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頴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爾

後漢崔篆為王莽建新太尹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僵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

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太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王望為青州刺史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饑者裸行食草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稟糧為作褐衣事畢上言明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

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禀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

袁安為任城令永光十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吏按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

帝感悟即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黄香為魏郡太守郡有内外園田嘗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氷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入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廩貸荒民獲全

張酺為東郡太守長吏有殺盜徒者酺輙按之以為令長受贜猶不至死盜徒皆饑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

任延為會稽都尉掾史貧者輙分俸禄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

馬稜為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饑奏罷鹽官以利百姓

陳寵為廣漢太守先是雒縣城南雒縣名古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每陰雨嘗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勑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絶

蓋勳為漢陽長史領太守事時人饑相漁食勳調穀廪之調猶發也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

譚顯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輙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

第五訪為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譴責也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須待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

嘉之縣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

戴封為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遺者詔書美焉

皇甫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嵩以黄巾既平乃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帝從之百姓歌焉臣欽若等曰歌其牧守具謡頌聞

史弼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謂相鉤連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惟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

切急也却退也髡笞掾吏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壤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

孔融為北海相國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木而殯葬之

周昕為竹陽太守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

魏陳矯為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

杜畿為河東太守徵為尚書初畿在郡被書録寡婦是

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纖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纖而所送多文帝問纖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纖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司馬芝為河南尹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為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

吴滕脩為丹陽太守徙吴郡會稽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寃悲苦之言對之流涕

晉王濬為巴郡太守郡邊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寛其傜課其産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恵布政百姓頼之

周處為楚内史簡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

鄧攸為吴郡太守郡中大饑攸表賑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彛虞騑慰勞饑人觀聽善不乃

劾攸以擅出谷俄而有詔原之

李矩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卹百姓頼焉會長安羣賊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

祖逖為豫州刺史收葬枯骨為之祭醊

王羲之為會稽内史東土饑荒羲之輙開倉賑貸

甘卓為梁州刺史為政簡恵善於綏撫估税悉除市無

二價州境所有漁池先常責稅卓不利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為惠政

虞潭為吳郡太守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潭乃表出倉米賑救之

王渾為徐州刺史年荒歲饑渾開倉賑贍百姓賴之

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民饑默輙開倉賑給自上待罪朝廷嘉默憂國恤人詔書褒歎比之汲黯

孔沮為吳興內史以歲饑運家米以賑窮乏百姓賴之

陶田為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
買以拯一時之急田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惟獨
東土穀價偏貴使相鬻買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
埸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
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之絶繇是一境獲全既
而下詔并勑會稽吳郡依田賑卹二郡頼之
王薈為吳國内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薈以私米作
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

王蘊為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饑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賑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

宋臨川王義慶為荊州刺史留心撫物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年聽遣五吏餉家先是王弘為江州

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為西土所安

杜慧慶為交州刺史歲荒人饑輙以私禄賑之

南齊戴僧靜為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民令耕種甚得
邊荒之情

豫章王嶷為荆湘二州刺史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
錢優評斛一百

竟陵王子良為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貧民

虞愿為晉平太守郡舊有蚺蛇膽可為藥有餉愿蛇者

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虵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外山中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送乃不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也

崔元祖為東海太守時青州刺史張仲敔淮北頻歲不熟今秋始稔北境隣接戎寇彌須沃實乞權斷穀過淮南而徐兖豫司諸州又各私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荒儉有流亡之弊元祖乃上書謂宜豐儉均之書奏見從

梁王國珍仕齊為南譙太守治有能名時郡境苦饑乃發米散財以賑窮乏齊高帝手敕云卿愛人治國甚副吾意也

顧憲之仕齊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為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

始興中武王憺為荆州刺史時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

厲精為治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民甚安之又州大水江溢堤壞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治之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憺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刑白馬祭神俄而水退堤立邴州在南岸數百家見水漲遂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救焉其州民皆以免又分遣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木失田與糧種並賑賜之

蕭暎為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人吏懷之常載粟帛遊於境內有遇貧者即以賑焉

任昉為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俸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俸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

鄱陽忠烈王恢為郢州刺史義興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殯及恢下車遽命埋掩又遣四使巡行部

境内治

安成康王秀為南徐州刺史州自崔慧景亂累被兵革戶民流散秀招懷撫納恵愛大行仍值年饑以私財贍百姓所濟活甚多又為江州刺史時盛夏水暴至外司請依舊僦渡收其錢秀教曰刺史不徳水潦為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又為荆州刺史時值水暴長頗損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府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管五百餘人百姓甚悦又為郢州刺史先是夏

口嘗為兵衝露骸積骨於黄鶴樓下秀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退每冬月常作繻袴以賜凍者

陳慶之為司豫都督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

王志為丹陽尹京師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歛葬既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為粥於郡門以賑百姓民稱之不容口

張允為吴郡太守下車卹貧老故舊莫不欣悅

蕭景為兖州刺史會年荒計口賑卹又饘粥於路以賦

之死者給棺具人甚頼焉

明山賓為青兾二州刺史太中正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贍民後刺史簡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為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黙不自理更市地造宅

王瞻為晉陵太守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於朝曰愚人易動不足窮法明帝許之所全活者萬數

張稷為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寛恕

陳宗元饒為南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民租課存問高年拯救乏絶百姓甚賴焉

後魏武昌王平原為齊州刺史歲頻不登齊民饑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為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州民韓疑之等千餘人詣闕頌之孝文覽而加歎

任城王澄為定州刺史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賴貧口

薛虎子為徐州刺史境内遭水二麥不收上奏請貸民粟民有車牛者求詣東兖給之並如所奏民得安堵

韋珍為郢州刺史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騂驪二匹帛五十疋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内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之

樊子鵠為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勸有

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
獲安
李元護為齊州刺史值州內饑儉民人困弊志存隱卹
表請賑貸蠲其役賦
城陽王徽為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禾稼不熟民庶
逃散安業者少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
汲長孺郡守爾尚輒開倉救民災弊況我國家親近受
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先給後表孝明嘉之

加安北將軍

裴佗為趙郡太守所得俸禄分卹貧民

裴宣為司州别駕上言曰自遷都以來凡戰陣之處及軍罷兵還之後道所有骸無人覆藏者悉命郡戍巡邏簡行埋掩并付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戎役者使皆招魂攝䰟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

朝廷從之

薛真度為豫州刺史會大饑真度表曰去歲不收饑饉

十五今又災雪三尺民人萎餒無以濟之臣輙日出州倉米五十斛為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卹陳郡儲粟復不多亦可分贍尚書量賑以聞

郭祚為青州刺史值歳不稔闔境饑饉矜傷愛下多所賑卹雖斷決淹留號為煩緩然士女懐其徳澤於今思之

裴慶孫為邵郡太守在郡之日值歳饑凶四方遊客常

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
路邕為魏郡太守涖政清勤經年儉日出家粟賑賜貧窘
閻慶胤為東秦州敷城太守在政五年清勤厲俗頻年饑饉慶胤歳常以家粟千石賑䘏貧窮民賴以濟其部民楊寶龍等一千餘人申訟美政有司奏按慶胤自涖此郡惠政有聞又以巳粟䘏贍饑饉乃有子愛百姓之義如少加優賚無以厲彼貧賤又按齊州東魏郡太守

路邑在郡治能與之相符記其分贍又亦不殊而聖旨優隆賜以衣馬求情即理謂合同賞封叨為瀛州刺史時乘寇亂之後百姓困乏四表求賑卹百姓賴之

武昌悼王鑒為徐州刺史屬徐兖大水民多饑饉鑒表加賑卹民賴以濟

楊逸為光州刺史時災儉連歲人多餓死逸欲以倉米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

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為宜貸一萬詔聽五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少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煑粥飰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

北齊李元忠仕魏為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至秋徵收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耳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以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

蘇瓊為南清河太守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絶食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其貸粟悉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累府君瓊曰余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簡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

徐遠督楚州諸軍事遠為治務寬和有恩惠至東楚其年冬邑郭大火城民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

為經營皆得安立

崔謙為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田多沃壤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為政何如對曰府君恩惠古者所無與人為歌曰崔府君能臨政給是田皮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容曰既稱恩化何須復威對曰長吏悍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牧守部有謠頌緣此二事語意相二今亦兩收

後周賀蘭祥為荆州刺史時歳夏亢陽祥乃親廵境内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塜露暴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為政邪於是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歳大有年州境先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

蕭撝為上州刺史為政仁恕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所有囚繫悉放歸家聽二日然後赴獄主者固執不可撝曰昔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徳竊懐景行導民以信方自此始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勿慮也諸囚荷恩

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恵化

隋乞伏慧封西河公為潭桂二州總管曽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

西河公簺

公孫景茂為息州刺史法令清静徳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疫疾者景茂撤減俸禄為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以全活者以千數高祖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後為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恵孤弱

不能自存者

郭衍為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没民皆上高樹依大家衍親備船栰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卹後始聞奏高祖大善之

辛公義開皇中為陜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公義迎置廳事與之醫療後人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闔境之内呼為慈母

張須陁爲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散失又屬歲饑穀米湧貴須陁開倉賑給官屬咸曰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煬帝知之而不責也

唐王方翼爲肅州刺史屬蝗儉諸州平人死於道路而肅州全活者甚衆州人爲立碑頌

李裕天寶中爲義陽郡守上言所部遭損戶一萬八百

三戸請給兩月糧充種子許之

嗣曹王臯肅宗時為温州長史攝行州事時歲儉臯擅發倉賑州人而上聞詔書嘉之

竇思仁為華州刺史奏乏絶戸請以永豐倉米賑給之

張延賞大歷中鎮揚州屬歲旱歉人有亡去他境者吏或拘之延賞曰夫食人之所恃而生也此居而坐斃適彼而可生得存吾人又何恨彼也具舟檝而盡遣之俾吏修其廬室已而逋債而歸者增於其舊

蕭復建中初為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廪在境内復輙以賙貧人為有司所劾詔下削階受代親友唁之復恬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責

馬燧為懷州刺史乘兵亂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種燧乃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輙造之施敬收瘞暴骨

于頔貞元中為湖州刺史境土偏狹其送終者往往不掩其棺櫬頔收葬朽骨凡千餘所

袁滋貞元末為華州刺史以寛易清簡為政百姓有至

自他境者皆給地以居名其居曰義合里人甚愛之專以慈惠為本有過犯者皆縱而不理擒盜輒捨或以物賞之

陽城貞元末為道州刺史土地産民多矮每年嘗配鄉戸貢其男號為矮奴城不平其以良為賤又憫其編氓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免之自是停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

韓愈元和末為袁州刺史州氓以男女隷於人者愈悉

計庸值而償出之

高承簡為邢州刺史觀察使責時賦急承簡代數百户出其租

羅讓為福建觀察使甚著仁惠有以奴遺讓者讓訪其所自曰本某等家人兄娣九人皆為官所鬻其留者惟老母爾讓憮然焚其丹書以歸其母

崔悛為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貨易不出境隣部災荒不相恤悛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宜

閉糶重困於民也自是商貨流通

令狐楚為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屬連歲旱儉人至相

食樂其惠化而無流亡者

王起太和中為河中節度觀察等使遇歲旱乃令定價

計口出粟以濟民

狄兼謩為鄭州刺史屬歲荒百姓阻饑以常平義倉粟

二萬二百石逐便賑給訖事上聞

張仲方太和末為京兆尹時将相以甘露事從累者皆

大戮仲方密令識之旋詔下許令收葬得認遺骸實仲方之力也

盧均開元初為廣州節度使管内多流竄者子孫貧困未歸均以俸俾營大事者數百家婚嫁孤弱賙恵困窮

梁王敬蕘唐末為潁川刺史乾寧四年冬龎師古敗於青口敗軍逃歸者甚衆路出於潁時雨雪連旬軍士凍餒敬蕘自淮燎薪相屬於道郡中設糜粥餅餌以待之全活者甚衆

後唐袁象先初仕梁為天平軍兩使畱後時鄆境再饑户民流散象先即開倉賑恤蒙賴者甚衆

晉高漢筠為亳州刺史有逃死百姓虛係稅錢二百緡計司累訢不蠲歲使隣伍代納漢筠在任三年以已俸輸之其恵卹多如此類

楊彥詢為華州節度使在任二年屬部内蝗旱道殣相望彥詢以官粟假貸州民賴之存濟者甚衆

安彥威為西州畱守屬連歲蝗旱河雒之間民多逐食

彦威多方撫諭未嘗繩之以法不忍去者亦大半焉至有殍者必遣人收其遺骸掩之以蘧蒢復有宴錢酒食奠而瘞之聞者美之

趙瑩為晉昌軍節度使時天下大蝗境内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禄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之

張筠初仕後唐為永平節度使性好施每出值貧民於路則給以口食衣物境内除省賦之外未嘗聚歛遂至百姓不撓十年小康秦民懷恵呼為佛子後權領河南

尹俄鎮與元所治之地咸用前政上下安之

漢王周爲兾州刺史性寛恕不忤物情州城西橋敗覆民阻車周曰橋梁不飾刺史之過也乃還其所沉粟出私財以修之民庶悦焉

周石仁賛爲義州刺史言貧戸殘税無可輸者臣以俸代納之

安審琦爲兖州節度使言四縣逃戸租税臣自以粟帛代納詔褒之

張昭瑀為博州刺史上言民饑欲賑貸詔從之

冊府元龜卷六百七十五